

37

統計工作叢書(5)

資產階級統計與烏
帝國主

3
45

193487

353

574245

353

1934245

統計工作叢書(5)

資產階級統計學是爲
帝國主義服務的

И·札斯拉文著

陳東旭、鐵大章、趙克仁譯

東北人民經濟計劃委員會統計局印

統計工作叢書(三)

資產階級統計學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著者 H·札斯拉文等

譯者 陳東旭、鐵大章、趙克成

出版者 東北財經出版社

印刷者 新生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52年12月初版

定價5,000元

1—5,000

編 者 前 言

這本小冊子，收集了六篇批評資產階級統計的論文。〔資產階級統計學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一文，曾刊《統計工作》月刊一九五二年第六號；其餘五篇以前都沒有發表過。這些論文對資產階級的統計作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能够幫助我們認清資產階級統計學的真面目，和它所擔當的可恥的腳色，從而使我們對資產階級統計學提高警惕，並加強對於它的闖爭。

這些論文在分析與批判資產階級統計的作偽與捏造時，揭露了它們所欲蓋彌彰的事實——帝國主義腐朽沒落的事實，對我們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的統計資料上，在從統計資料來了解帝國主義的內幕上，都是有幫助的。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目 錄

- 資產階級統計學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1)
- 評美國資產階級的勞動生產率統計 (16)
- 資產階級是怎样假造食品統計的 (32)
- 美國生活費指數的偽造 (53)
- 美國家計費統計的偽造與勞動人民的貧困狀況 (70)
- 資產階級刑法統計的反動本質 (92)

資產階級統計學是爲 帝國主義服務的

И. 札 斯 拉 文

資產階級的經濟統計學，是隨政治經濟學之後，與資本主義生產中所包含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實際發展平行發展着的。資產階級統計學的任務，開始時是以『神的』法則，其後又以『自然的』法則，來解釋現實。隨着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統計學也愈來愈增加了辯護性質，以庸俗的經驗主義的方法掩蓋這些矛盾，成了它的使命。最後，它所扮演的角色，已墮落爲好戰的反動派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中的工具了。

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已把所餘無幾的科學性拋棄殆盡。它故意歪曲事實，用極其卑鄙的手段在一切經濟統計領域中進行推進。

在階級敵對性表現得最爲明顯的部門裡，即在勞動統計、

特別是失業統計、工資統計等等中，極其尖銳地表現了資產階級統計學日益墮落的特點。

現代的資產階級統計學，是帝國主義者為反對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而鬥爭的工具。它是以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反動「學說」為依靠的；它是從凱因斯、皮谷、勃維利奇的「理論」及其他法西斯的或半法西斯的「理論」吸收滋養的。

統計學在其準備新戰爭的帝國主義主子手裡，已變成了宣傳吃人生番的仇視人類思想的工具。這種思想的支柱就是從歷史垃圾堆中翻出來的早已腐朽的偽學說，如馬爾薩斯「學說」之類。

統計學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銳利的武器。這一點，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自己也不否認了。

一九四七年，在美國統計學會的例會上，美國統計學家盧賓不得不提醒他的朋友們注意越來越頻繁的「統計戰」，即注意在廠主對工人的鬥爭中也使用「統計武器」。

一九四六年美國汽車工業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資與廠主發生了很大的衝突。這次衝突就是階級的「統計戰」的插話之一。

廠主拒絕工人要求的理由是說提高工資會引起生產費用和物價的提高。當工人要求廠主拿出統計資料來證明這種說法時，却被廠主拒絕了，於是「發生了汽車工業史上時間最長，損失最大的罷工」。

但是盧賓引用這個和另外一些例子來說明統計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並不是號召人們利用「統計武器」去為工人階級的

利益服務。恰恰相反，他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利用這個武器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利益服務，他公然號召統計學『在新的條件下』，即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條件下，要從事於資本主義『優越性』的宣傳，因為，照盧賓自己的解釋，『其他國家的人民並不甘願從美國輸入危機和大量的失業』。〔1〕美國的居於領導地位的統計學家這樣聲明，就是一個公開號召，他號召動員統計學與資本進攻的其他手段一同向工人階級、向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權利進攻。

資產階級統計學為了向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進攻和為了掩蓋資本主義現實的醜態而利用的欺瞞方法和捏造方法，是非常粗鄙低劣的，以致使一部分資產階級統計學家都感到不滿意。他們要求使統計學『現代化』，批評統計學的『傳統』方法。

顯然，這樣的『自我批評』並不是要揭露資產階級統計學的立足點——欺詐和謊言，而是想尋找一些更巧妙的統計欺騙手段。英國的銀行機關雜誌『密德蘭銀行評論』〔2〕上刊載過一篇題為『統計學的目的和危險』的論文。這篇論文就是想對官方資料的缺點進行假『批評』而替其缺陷和虛偽性辯護的騙局之一例。

該文作者指出：『僅根據適合於一定場合的表格搜集或提出統計資料，是更騙人的』。他對英國的官方統計，特別是對官方的生活費指數有意縮小物價的上漲，從而有意縮小實際工資的低落，發出了一些批評的指責。但是，他却假借批評的形式，企圖替官方統計所捏造的指標作辯護。該文作者極力想叫人相信：工資及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動態根本不能以統計指標

來表示，他說「勞動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本身，是由於『無力把戰前能夠送到市場上去的物品送到市場上去』而實行的『強制節約』」之日益增長的反映。於是，在統計『批評』的形式下，提出了關於『強制節約』的虛假透頂的說法，以期掩蓋工人階級生活條件惡化的事實。

一九四六年，克利夫蘭銀行所公佈的『商業公報』公開承認了下述事實：在美國存在着『收買政府的統計，以利於一定的有勢力集團』的制度。

其中有一篇論文的作者艾利斯將軍，用盡各種辦法去庇護美國勞動統計局的代表人，而反工人的生活費指數就是在這個代表人的參加下編造出來的。該文作者要求使工人組織和工會團體不能接近統計材料，因而也就不能對官方統計『施以壓力』。

在美國，由誰決定官方的統計呢？人們都知道：那就是華爾街的大王們和與大經紀人、大商人的獨佔組織緊密勾結並受其操縱的政治集團。

× × ×

資本主義經濟在戰爭時期的戰時經濟和戰後的日益加甚的軍國主義化，也完全影響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經濟統計。戰爭的熱狂、資本的空前擴張和因戰時狀態得以合法化的對勞動人民驚人的掠奪，也給為獨佔資本服務的資產階級統計打上了烙印。由於對各方面經濟生活加強了軍事官僚式的統制，由於實行了個人離開的獨佔資本的暴力制度（用資產階級的術語來說，叫做『戰時計劃化』），對作為帝國主義戰爭武器的組成部分的資產階級統計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給大資本的無聲的食愁開闢了廣闊前途的戰爭，要求資產階級統計加緊完成它業已熟悉的使命——『欺瞞人民』，即隱匿獨佔資本家的利潤，掩飾對人民群衆生活水平的進攻。由於國家給軍事獨佔資本集團以大量貼補，由於實行秘密的政府合同和採購、發行強制性的公債、實行強制的節約、限制居民的消費等等，在這種條件下，資產階級統計偽造統計指標的目的就在於無耻地掩蓋企業家靠掠奪勞動人民而得到的駭人聽聞的利潤。

不僅因為考慮所謂商業秘密，還因為考慮軍事秘密，遂使統計的偽飾行為合法化了，同時也就使統計中的捏造行為合法化了。

大家都知道，在戰爭時期，雖然工人階級因『不愛國』地衛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遭到殘酷的迫害，但統計戰線上的階級鬥爭並沒有鬆弛過。在戰爭時期的美國，職工會為修改官方生活費指數（它使低工資合法化了）的鬥爭，就是這一點的很好的證明。同時，工人的刊物也未嘗停止揭露資本主義統計企圖掩蓋獨佔資本龐大利潤的詭計。美國電業及機械製造業工人聯合會在戰爭的高潮期（一九四三年）中發表了一本小冊子，題為『法人團體怎樣隱匿利潤？』。這本小冊子揭露了一些公司為了隱匿利潤，以虛構的折舊提存、稅務上的詭計、秘密準備金等形式進行計算上的及統計上的欺瞞的行為。〔3〕

關於以各種各樣的準備金的形式（『臨時準備金』，『戰後改造準備金』）隱匿利潤的事實，甚至於在資本主義的刊物上也有許多報導。但是，資產階級統計對所有這些事實却小心

贊美地隱諱不談。因此就無怪它得到了統治階級的代表者們的賞識。

遠在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德國的法西斯統計學家柴恩曾說過：『戰時經濟要求統計的廣泛協助』這個命題現在又由英美的統計學家們大聲疾呼地宣傳起來了。

加拿大統計學家馬謝爾強調說：『在現代戰爭中，統計是全部戰爭機構的一個重要部分』。馬謝爾要求統計學家在戰後時期也要保持它在戰時的作用和職能，因為『戰時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又轉入了戰後，雖然其性質有某些變化，但仍然是同樣緊張和複雜的』。〔4〕

對為獨佔資本服務的資產階級統計學嘶聲啞舌地提出的這種要求，完全適合於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傾向——盡可能廣泛地利用由它完全支配的國家機器，把戰後的困難和軍國主義化經濟的重荷，用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手段，推到人民群衆的肩上。除了在資本主義掠奪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直接剝削工人階級以外，還採用了補充的手段，就是日益加基地利用國家機器重新分配國民收入，使之有利於獨佔資本。現代的獨佔資本日益變本加厲地利用其手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去增加勞動人民的賦稅，以保護『人民安全』為藉口禁止罷工及勞動人民的其他有組織的鬪爭形式，宣佈勞動人民的一切民主運動的行動及其爭取和平、保衛自己基本權利的鬪爭為『顛覆活動』，以好聽的『保持穩定』為藉口，進行以消滅生產力及勞動生產物為目的的防止危機的試驗。同時還日益加緊地進行軍備競賽，擴大軍事冒險，擴展強盜性的戰爭和公開的侵略，並使

一切對外的帝國主義政策徹底法西斯化。

爲了保持並鞏固自己的政權，推行自己的侵略性的、強盜性的政策，以美國獨佔資本家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是需要統計的。它需要統計，以便把帝國主義的貪婪的、野獸一般的面孔仔細的掩蓋起來，不叫人民群衆看見；它需要統計，爲宣傳法西斯思想及政策服務；它期望統計執行間諜的職務，預報階級鬥爭戰線上威脅資本主義的危險；最後，它期望統計能直接服務於美國獨佔資本及其他戰爭分子們的侵略目的和無聲的擴張。

獨佔資本所豢養的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廣泛利用統計學作為宣傳所謂『美國生活方式』的武器，他們遵照斯徒阿特·萊斯的指示：『統計學應給社會改革家提供現實根據，以供其實傳，』〔5〕努力尋找各種能够巧妙地進行捏造和欺瞞的方法。非常明顯，這裡所說的『社會改革家』，就是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的製造者們或葛林之流賣身投靠的工會官僚主義者們。

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爲了滿足華爾街關於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思想的要求，便叫囂着要在『國際的基礎』上使統計學『合流』和『統一』起來。這個『統一的統計世界』的口號（這是與資產階級經濟統計在組織上的離散狀態非常矛盾的一種論點），正和好戰的帝國主義分子的許多其他世界主義口號一樣，僅僅是想使統計學隸屬於妄圖統治世界的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而提出的一個拙劣的、戴着假面具的號召而已。

美國統計學家利甫列爾大言不慚地贊揚美國『統計思想的

文化輸出』。從這裡不難看出『美國世紀』的卑鄙思想來。遠在一九四二年，利甫列爾在某次言論中曾提出過一個適合於帝國主義集團分派給統計學的任務的廣泛統計綱領。

利甫列爾寫道：『為了軍事目的而動員我國的工業部門時，發現了我國國內資源的不足，這種不足應以國外資源來補充。』

經濟戰要求很好地瞭解敵人經濟中的弱點。對盟國進行援助需要情報，根據這種情報才能決定重點，決定如何促進採購事宜，決定如何提供貸款。』

統計就是應該為這些服務的！實質上，這個綱領乃是一個使統計『馬歇爾化』的綱領，是為美帝國主義擴張服務的。利甫列爾所說過的下面的話，非常清楚地表現了這個口號。他說：『我們需要在國際的基礎上研究地理空間和工業地區，這樣的研究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以開闢新市場和可靠的投資的方法來改造我們的動盪的世界。在這種任務上的努力，將會以股息的形式得到很好的報酬。』〔6〕無可懷疑，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這樣向華爾街靠攏，他們的『努力』是會『以股息的形式得到很好的報酬』的。但同樣無可懷疑的是：這些統計學家是不會完成『改造動盪的世界』的任務的。從所謂『改造動盪的世界』這一句話中，不難看出，獨佔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是希望統計武器幫助資本主義從危機的泥坑和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矛盾的絕境中解脫出來。

美國的另一個統計學家吉格爾也夢想用統計去支撐『動盪的世界』。他在戰時就已預料到戰後資本主義患危機的加深，於

是要求『不僅要為現在的戰爭而改進統計部隊，還要使它變成一個為解決戰後世界不可避免的剩餘生產能力問題而闖爭的優良武器。』〔7〕

大家都知道，美國都佔資本主義為了從日益尖銳化的戰後矛盾中尋找出路，正在策動進攻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新世界戰爭，正在中國、朝鮮、越南及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性的、強盜式的戰爭，正在奪取新的市場和新的投資區域。

為其主子獨佔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統計學也在尋找使統計適合於戰爭計劃及戰爭要求的『新途徑』，因此也並不是偶然的。

為此目的，他們就特別熱心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自供看來，統計學並未全部完成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獨佔資本家服務的任務。

正如馬利梯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論法國統計的書中所指出的，在戰爭初期，『因分配軍需訂貨及分配武器生產而發生的困難，充分證明了缺乏關於工廠、工廠設備、生產能力、勞動力的充分資料，難以決定究竟應委托哪些工廠進行這種或另一種製品，如自動發砲裝甲塔的成批生產，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一般地實行這些零件的大批生產。』〔8〕

雖然美國統計學家戴維斯吹噓地說：『統計在實現協同生產方面起了無法估計的作用，並且為了解散薄弱環節和使經濟擺脫它時時感到威脅的混亂狀態作了很多事情。』〔9〕但是根據許多事實來看，可以知道：戰爭機器（它廣泛利用了統計）使之合法化的有組織的掠奪，並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持

有的，與之血肉相聯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

根據戴維斯的供述，在美國的戰時經濟中，雖然有冗腫的統計，但還時時發生戴維斯所輕描淡寫的『平衡的破壞』。企業家們為獲得有利的政府訂貨，為獲得缺乏的原料等等，進行了瘋狂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協同的努力都是無用的。企業家們一直是提出打埋伏的原料申請書。而『生產計劃』就是根據這種申請書編製出來的。究竟這些『計劃』是些什麼東西呢？我們根據戴維斯的供述可以看出來。有一個公司每月只能生產二百二十台發動機，但却預定叫它每月生產一千五百台以上，同時另一個公司每月能生產一百台發動機，『計劃』却規定只生產六十台。此外，人所共知，獲取訂貨時的決定性因素並不是『生產計劃』，而是向官員行賄多少的問題，或在政府當權人物中有沒有『自己的人』的問題。

雖然如此，但並沒有妨礙統計執行其基本職務——協助戰爭機器壓榨工人階級及勞動農民的膏脂，以利於那些靠戰爭利潤養得肥頭大耳的『死亡販子』。

資產階級的統計學在戰爭年份中受到了如何進行捏造的訓練。經濟事實的虛偽化，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正如把統計用在經濟的『燈火管制』上一樣，也同樣把它用在偵察的目的上。它完全變成了為戰爭宣傳服務的東西，被用以『探究』敵人的情況和掩蓋自己的情況。現在，帝國主義分子們正在籌劃新的世界大戰，而資產階級統計學便研究過去的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統計經驗』這不是沒有作用的。關於這一點的證明，就是他們仔細地研究戰爭年份中軍事機關營

案中的材料，特別是美國軍事生產管理局檔案中的材料。

據美國統計學家諾維克供認，民需生產管理局工業統計處，把軍事生產管理局所積累的統計材料製成了目錄。諾維克認為這個目錄『在新的全國緊急狀態下（按指戰爭）會特別有用處』。（10）

在戰時，資產階級經濟統計就已對戰後向民主進攻作了準備，就已對將來的經濟危機作了準備，盡力給『充分就業』和資本主義『無危機的發展』之類的迷惑人的計劃提供統計的根據，給凱因斯、勃維利奇等人的無恥的帝國主義法西斯『理論』提供證明。資產階級經濟統計學現在正努力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動搖性的法則』，自告奮勇地幫助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企圖振興各種反動論調，如『大循環』論，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論，用以解釋飢餓和貧困的馬爾薩斯主義及新馬爾薩斯主義等吃人生番的『思想』，給盎格魯撒克遜人種『優越性』奠定基礎的各種種族主義的理論。

同時，資產階級經濟統計學還熱衷於空洞的數學練習，企圖用這種方法掩蓋資本主義現實中的深刻矛盾。

一九四七年的哥瓦德大學出版了山姆爾遜所寫的一本書，書名是『經濟分析的基礎』。在這本書裡，從物理學上的平衡法則中得出了『經濟力學』的法則。該書著者應用物理學家比爾赫芬的力學理論去研究經濟現象和過程。遠在一九四二年，統計學家克維西·賴特出了一本書，名為『戰爭的研究』。書中列舉了一四八〇年以來的歷次戰爭。統計學家比恰德遜根據這

種材料編製了戰爭在時間上的曲線分配，依他看來，與『潘基法則』很相近似。〔11〕

有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統計家學冠林·克拉克從事於『一九六〇年的經濟』的研究，沉溺於玩弄數學公式的戲法，用一些毫無內容的機械論的『補算』和空洞無物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經驗主義『法則』（諸如『供求法則』之類）去愚弄人。

一九四四年在美國出一本很厚的書，起了一個很動人的書名，叫做『遊戲理論與經濟行為』。這本書一般地否認認識現實的可能性，特別地否認認識社會的和經濟的現實的可能性。這位『經濟學家』認為：只有從『瑣屑』的現象的研究中才能產生對經濟現實的有限認識。

該書著者重彈奧地利學派的『限界效用』的老調，他在單個的交換行動中（依他看來，這種交換行動跟國際的商品交換的『行動』，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差別。），看出了社會的基本經濟細胞。經濟過程被看成兩個對手間的『戰略上的遊戲』。其次，認為數學要參加這種遊戲的『研究』，並且認為通過數學統計就可以過渡到整個經濟制度的研究。這種用繁多的數學符號和公式裝備起來的荒誕無稽之談，足足佔了六百二十五頁之多的篇幅。〔12〕

所有這些例子，都是一種顯明的標誌，指出了為美元服務的、甚至於連一點點科學性的模糊影子都早已喪失淨盡的資產階級經濟『科學』和統計『科學』，已經墮落到了什麼地步。

列寧曾給斯特魯威的經濟學的練習以毀滅性的批判，光輝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科學在科學上的無能為力。他說：『對